



阪谷
素評
註

評註東萊博議

卷一

□ 12
3071
1



口 12
3071
1-6
門 口 12
3071
卷 1

清 瞿世瑛 校本
日本 阪谷素評註訓點

評註東萊博議

明治十二年 五月六日 版權免許
汎愛堂 梓
文玉圃

評註東萊博議序

作文之用。在乎達意。意果達矣。時文與古文何擇。彼以經藝愚人。比秦皇焚書者。特見時制之弊。有所激焉云爾。本邦無舉業之設。而東萊博議為舉業作。則學者固宜唾棄不顧。今阪谷子絢非獨不唾棄。

新加坡 南洋 孔印 氏 羊 月 日

東萊先生五代博議 川田序

539

評之注之。又隨刊行之。以示作文楷梯。豈與余同其所見乎。夫一冒一腰。六腹一尾。句必對偶。義必傳注。不敢稱引三代以下事。明季八股之程式如此。是故童而習之。白首未成。其或登第者。亦唯就四書五經中。襲取一二陳言。叩以歷代

傳國之次。當世州郡兵馬財賦之數。茫乎不能置對。其文淺陋不足觀。亦宜矣。而宋時則不然。法未太密。制未太拘。命題引典未太狹。況斯編良工用規矩。不爲規矩所用。方圓曲直隨器製形。如麻姑搔痒。如宜僚弄丸。如王良駕輕車馳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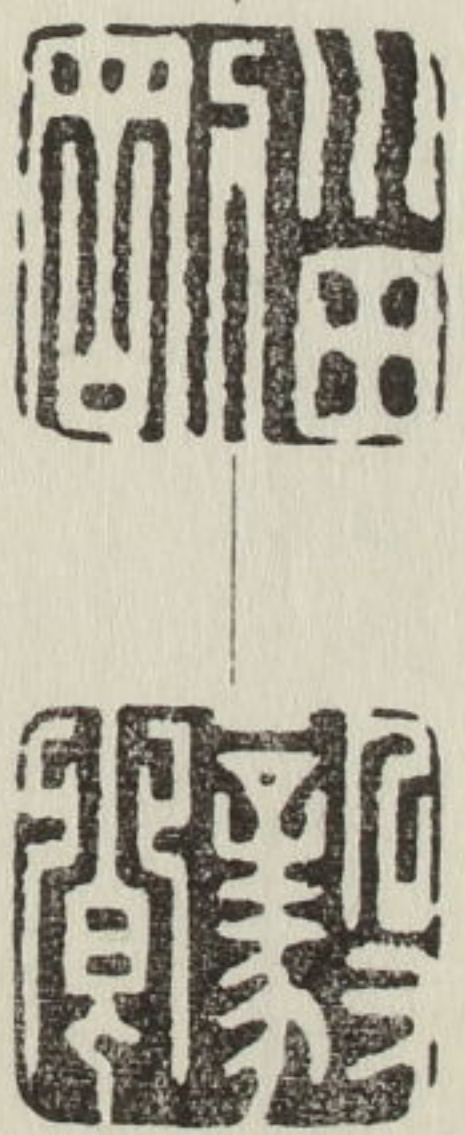
途雖或不免乎過巧。而辨論縱橫。能言其所欲言。發前人所未發。初學苟熟讀玩味。由俗入雅。由繁入簡。則韓柳歐蘇之門。或可得而窺焉。蓋東萊借左氏爲時文指南。子絢借呂氏爲古文說法。彼此一致。兩得其宜也。昔者謝疊山取漢晉

唐宋古文六十九篇。爲文章軌範。資於場屋也。古文果可資場屋。而謂場屋之文不資古文。寧有是理乎。清方靈皋工古文。王若霖林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卻以時文爲古文。然則時文之與古文。不必岐爲二途。要能達其意。斯可矣。子絢

此舉先獲我心。余故不辭不文。樂爲之序。

明治十一年秋八月三日

甕江川田剛撰



河邨思靖書

評注東萊博議例言

一此本係清朝道光中錢唐瞿世瑛及其男傳鼎所校。聚本邦坊間通行本。本據舶來本。而篇數大減。誤脫綦夥。至文義不通。此特全備。校正精密。可以一洗其陋矣。是素所以敢致力于此。付剞劂也。讀者諒之。

一編首凡例。跋文。四庫全書提要。一條東萊先生畧傳。及其自序。悉依其舊。以明此本所源由。獨其目錄。於兼論數事者。題下備歷舉其事目。是本篇既備矣。而復揭之目錄。頗屬繁贅。故刪除。就簡唯注其事目。大數。

一原本分爲二十五卷。又大別爲六卷。是亦屬繁。今唯從六卷之別。而不細別。

一評注悉標之闌外。不敢亂原本。其不書古人姓名者。皆素管見也。其本文行間。著圈點段落及邦訓。雖素所不好。亦爲初學之書。有不得不然者。敢甘受僭妄之誚。大方恕之。正之可也。

一博議文體。馳騁過縟。不免冗長之弊。是或坊間本所以加刪削。終致斷爛。呂公之文。雖有疵瑕。豈可著妄人斧斤者哉。且枝辭贅喻。爲課試文。則呂公旣自言宜姑舍而不論。本邦學者。無用乎時文。然要筆墨絢爛。則古文時文固無其別。凡初學學文。

要暢達不窘束。苟能熟此編。筆端無滯礙。則宜駕唐宋八家。進遡秦漢。入謹嚴簡潔之域。是蓋呂公之所設階梯。而望於後生也已。

明治十二年八月

朗廬 阪谷素識

東萊博議瞿氏例言

一博議原本為篇百六十有八。今世通行本僅載八十六篇。讀者每以未窺全豹為憾。且刪節字句。改題篇目。殊失廬山真面。今悉照宋刻登載。標目序次。一字不易。以復舊觀。

一博議在當時傳鈔者衆。輾轉沿訛。故雖宋元舊本。誤字甚夥。今參合明本元本文瀾閣本及平湖胡氏所藏宋槧本。悉心讎校。無慮數過。第各本訛謬錯見。不能定從一本。欲分載異同於逐句之下。又苦文繁礙于循覽。且博議非周秦古書之比。字句得失。按文義而可知。故今參校諸本。舍短從長。衷

於一是。不復分注。以便觀覽。其有字義可疑。而各本皆同。無從質正。如苟惟不然。惟疑作為盜殺。及壽篇末疑脫誤之類。悉仍其舊。不敢臆為竄改。以貽壯月牡丹之誚。

一宋人避諱。如桓作威。徵作證。貞作正。匡作康之類。今悉改正。

一宋本于篇目下。詳載左氏傳文。今以文繁。且左傳在今日。人人習誦。不須贅列。惟標注某公某年。以便稽考。

一宋本于每篇徵引史事。略為注釋。意在省讀者檢閱之煩。然遺漏甚多。且篇中所引。皆正史中焯然

顯著之事。非他僻書可比。似無庸注釋。且如引用論孟事句。亦為注出處。而隱文僻句。如礪而失水。蚊蚩撲緣。出莊子。藩拔級夷。出昌黎徐偃王廟碑之類。反略而不釋。蓋博議在宋時。為經生家揣摩之本。流行甚廣。坊肆間陋者。謬加訓釋。名為詳註。用以標異投時。非呂氏之舊。故悉汰之。

一宋本于篇目下。用黑文白字。標挈主意。如首篇論機心。次篇論天理。三篇論名分之類。今按博議文筆竒幻。往往意終語竭。另闢異境。烏能以一二字括其一篇之命意乎。蓋亦陋者所施。以為揣摩勦襲之地。以其無關本要。故亦從刪。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卷之五
論策時文者至宋南渡後創製之經義其法視詩賦論策為勝故承用最久而要其所以名經義者非誠欲說經亦姑妄為說焉以取所求耳故其為文不必果得於經所以云之意而又不肯自認以為不知

東萊博議瞿氏跋

跋也宜在卷末而原本揭卷首蓋便讀者也今從之不改置

宋東萊呂先生左氏博議特譚餘語隙駢筆以為課試者之資非果於傳義欲有所論辨糾正也自序備言之矣古之世無所謂時文者自隋始以文辭試士唐以詩賦宋以論策時文之號於是起而古者立言必務道其所心得即言有醇有駁無不本於其中心之誠然而不肯苟以術世夸俗之意亦於是盡亡矣蓋所謂時文者至宋南渡後創製之經義其法視詩賦論策為勝故承用最久而要其所以名經義者非誠欲說經亦姑妄為說焉以取所求耳故其為文不必果得於經所以云之意而又不肯自認以為不知

必率其私臆。鑿空附會。粉飾非者。以爲是。周內是者。以爲非。有司者。亦不稔其所知之。在於此。而姑命以在彼之所不知。於是微言奧旨。不能宿通。素悉於經之內。而枝辭贅喻。則可暫假。猝辨於經之外。徒恃所操之機熟。所積之理多。隨所命而強赴之。亦莫不斐然可觀。以取盈篇軸。以僥倖得當於有司之目。噫。不求得於心。則立言之意亡。不求通於經。則說經之名戾。時文之弊。類然已。東萊左氏博議。雖作於其平居暇日。苟以徇生徒之請。然旣以資課試爲心。故亦不免乎此弊。其所是非。大抵出於方執筆時。偶然之見。非必確有所依。昂軒輕於其間。及其含意聯詞。不得

不比合義。類引衆理。以壯其文。而學者遂見以謂定論。而不可奪。不知苟欲反其所非。以爲是。易其所是。以爲非。亦必有衆理。從而附會之。而淺見者。亦將駭詫之。以爲定論矣。又其書好挾摘古人之情。僞不免苛。燒文致之失。蓋東萊著作。每傷太巧。朱子嘗病之。然以其稽古之博。畜理之多。觸機而出。持之必有故。而發之必有爲。精言奧論。往往震發於其中。足以箴切物情。而裨助意智。抑其所爲。反復挾摘於古人之情。僞者。雖不皆無失。亦足以見巧詐之不足恃。可飾當時而不可掩。後世於學者。正心正行之術。非小補也。獨惜其書之閱於當時者。旣不可得見。而宋元來

重雕之本。多脫文譌字。而今世通行本。為明人所掇取者。尤闕略而不完。故為是正文字。重刊以惠來者。而並著其為書之得失。於後。俾學者知所差擇。且衆知其非。有意於立言說經之書。而毋徒駭于其博辨。而過執之以為定論也。道光戊戌。錢唐瞿世瑛跋。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五 浙江巡撫 詳註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詳註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臣等謹案東萊左氏博議。宋呂祖謙撰。相傳祖謙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披蓬藿。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

誤也。書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載作二十卷。與此本不同。蓋此本每題之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間徵引典故。亦略為注釋。故析為二十五卷。其注不知何人作。觀其標題版式。蓋麻沙所刊。考宋史藝文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注散入各篇也。楊士奇稱別有一本十五卷。題曰精選黃虞稷稱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見。坊間所鬻之本。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併字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見全書。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又有朱彛尊收藏印。亦舊帙之可寶者矣。乾隆五十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東萊先生傳畧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

陸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

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

大事記皆未成。攷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華城中。既沒。郡人卽而祠之。

東萊自序

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予游。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寘楮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姍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出。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人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覲然忘耻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

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愆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為媒。借逢掖。以為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謫。或侮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以諗觀者。凡春秋經旨。概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乾道五年九月初四日。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東萊博議目錄

原本分二十五卷。今合為六卷。

卷一

鄭莊公共叔段

穎考叔還武姜

周鄭交惡

宋穆公立殤公

衛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鄭敗燕

附屬十二事。原本歷舉。然於目錄屬繁。今唯舉大數。下倣此。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公辭宋使

春秋左傳卷二

鄭伯侵陳大獲

鄭伯朝桓王 附屬九事

陳五父如鄭涖盟敵如忘 附屬二十事

隱公問族於衆仲

滕薛爭長

潁考叔爭車

齊魯鄭入許

息侯伐鄭

羽父弑隱公

臧哀伯諫納郟鼎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

卷二

楚侵隨

魯爲班後鄭

鄭太子忽辭昏

桓公問名於申繻

王師伐虢

虞叔伐虞公

楚屈瑕敗蒲騷

祭仲立厲公

盜殺伋壽

魯及齊師戰于奚

春秋左傳卷二

目錄

二

桓公與文姜如齊

辛伯諫周公黑肩

楚武王心蕩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

魯莊公圍郕

齊侯見豕 附屬十六事

齊公孫無知弒襄公

齊桓公入齊

齊魯戰長勺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宋萬弑閔公

息媯過蔡 附屬七事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附屬十三事

鬻拳兵諫

陳敬仲辭鄉飲桓公酒

卷三

懿氏卜妻敬仲 附屬二十三事

曹劌諫觀社

晉桓莊之族偪 附屬七事

莊公丹桓宮楹 附屬五事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齊仲孫湫觀政

舟之僑奔晉

衛懿公好鶴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

齊侯戌曹遷邢封衛

衛文公大布之衣附屬八事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附屬二事

齊寺人貂漏師附屬二事

會陽穀謀伐楚附屬二事

楚伐鄭附屬三事

楚滅弦附屬二事

楚文王寵申侯

齊桓公辭鄭太子華

晉里克帥師敗狄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會于葵邱尋盟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附屬五事

沙麓崩附屬二十三事

楚子賜鄭伯金附屬五事

邢人狄人伐衛附屬二事

秦取梁新里附屬一事

東萊先生左氏傳義

卷四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 附屬二事

衛旱伐邢

子魚諫宋公圍曹

隨叛楚

宋襄公欲合諸侯 附屬五事

魯饑而不害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遷陸渾之戎

子圉逃歸

邾敗魯於升陘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于鄭

楚子文使成得臣為令尹 附屬一事

晉懷公殺狐突

晉重耳奔狄 止降服而囚 附屬一事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 附屬二十二事

介之推不言祿

鄭伯使盜殺子臧

衛禮至殺邢國子

晉文請隧 附屬四事

展喜犒齊師 附屬二事

楚滅夔

東萊先生左氏傳義

目錄

五

春秋左傳卷五

宋叛楚即晉 附屬二事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 附屬二十一事

晉侯作三行

周公閱聘魯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

晉作五軍以禦狄

卷五

先軫死狄師

白季舉卻缺

晉陽處父侵蔡止泝水而軍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 附屬二事

閏三月非禮 附屬三事

楚太子商臣弑成王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

禘太廟躋僖公

出姜貴聘而賤逆

楚滅六蓼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

趙孟立公子雍 附屬四事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春秋左傳卷五

目錄

六

蘇林注
蘇林注
蘇林注
蘇林注

士會不見先蔑

穆伯取已氏

鄆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箕鄭父殺先克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楚范巫喬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隨會料晉師 附屬一事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趙盾納捷菑於邾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卷六

晉侯秦伯圍鄭

秦穆出師襲鄭 附屬四事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斂 附屬五事

狼曠死秦師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東坡先生五代傳義

目錄

七

隨會能賤而有耻

甯嬴從陽處父

邾文公遷于繹

齊公子商人驟施于國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

單伯請子叔姬附屬二事

宋華耦辭宴

公孫敖二子

齊人侵我西鄙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邴歆閻職弒齊懿公

襄仲殺惡及視止立宣公

季文子出莒僕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附屬一事

晉不競于楚

鄭人獲狂狡

鄭伐宋囚華元

晉趙盾侵鄭附屬一事

晉靈公不君

晉趙穿弒靈公附屬一事

晉成公為公族

東萊先生

楚子問鼎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弒靈公 附屬一事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

赤狄伐晉圍懷 附屬一事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

鄭伯敗楚 附屬六事

晉會狄于攢函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楚子伐蕭

公孫歸父言魯樂

目錄終



評註東萊博議卷一

清 錢唐 瞿世瑛 校本

日本吉備 阪谷素評注訓點

鄭莊公共叔段 隱公元年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

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為鉤餌以誘魚者釣也

為陷穽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

責獵者而責獸之投穽天下寧有是耶莊公雄猜陰

狠視同氣如寇讐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

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

乘之富莊公之鉤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專橫祭仲諫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公子呂諫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

東萊先生五代博議

卷一

公伐京京叛段段

入于鄆公伐鄆段
出奔

唐荆川曰以漁獵
影出莊公之至險
真擒王手

茅鹿門曰字字誅
心

反射銳利無比

驚心動魄使人不
勝戰栗

陷。穿。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鈞。餌。
而。不。吞。過。陷。穿。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
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
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
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
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
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
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謂。封。京。之。後。伐。鄆。之。前。
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
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由。初。暨。末。其。殺。段。之。
念。殆。不。可。千。萬。計。是。亦。殺。千。萬。弟。也。不。可。計。也。一。人。

老吏斷案無道情

險字一篇血脉讀
者可注目于前後

之。身。殺。其。同。氣。至。於。千。萬。而。不。可。計。天。所。不。覆。地。所。
不。載。翻。四。海。之。波。亦。不。足。以。湔。其。惡。矣。莊。公。之。罪。顧。
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
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
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
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
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
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
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
矣。舉。朝。墮。其。計。舉。國。墮。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
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

舉證審理史論亦
與裁判同

東萊先生五代傳義

卷二十一

二

反顧竦然

哀莫大于心死，出莊子齊物論

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况能久有許乎？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一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與，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斲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釣者之自吞。

王元美曰：到此翻出至拙，不獨文章奇幻，立義實嚴。

釣餌獵者之自投陷穽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穎考叔還武姜隱公元年

本叔段出奔，遂真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穎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以遺之，公曰：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故。

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凡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羽之浮，石之沉，矢之直，蓬之曲，土之止，水之動，自古固然，而不可加損庸。非天乎？苟以人力勝之，則羽可積而沉也，石可載而浮也，矢可揉而曲也，蓬可扶而直也，土可壅而動也，水可壅而止也，人力既窮，則未有不復其初者焉。不積之則羽還其天，而浮矣，不載之則石還其天，而沉矣，不揉之則矢還

且告之悔對曰隨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天字一篇骨子而其理自中庸來

蓋二句天上飛來却是平平之理

其天而直矣不扶之則蓬還其天而曲矣止者土之天也壅者窮則土之止固自若也動者水之天也壅者窮則水之動固自若也有限之力豈能勝無窮之天也耶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囚之城潁絕滅天理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焉是悔也果安從而生哉蓋莊公自絕天理天理不絕莊公一朝之忿赫然勃然若可以勝天然忿戾之時天理初無一毫之損也特暫為血氣所蔽耳血氣之忿猶溝澮焉朝而盈夕而涸而天理則與乾坤周流而不息也忿心稍衰愛親之

應首段點破

以天為九空中翻弄

不學左傳語氣即

念油然而還而不能已彼潁考叔特迎其欲還之端而發之耳其於莊公之天理初無一毫之增也考叔之見莊公不感之以言而感之以物不感之以物而感之以天愛其母者莊公之與考叔同一心也同一心是同一天也其啜羹其舍肉其遺母皆天理之發見者也考叔以天示之莊公以天受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天之惡為蓋世之善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故亦不能無遺恨焉方莊公語考叔以誓母之故考叔盡告之曰醉之所言醒必不踐狂之所行瘳必不為既醒而猶踐之則其醉必未醒也既瘳而猶為之則其狂必未瘳也君之

得左傳神理處

文頗過衍說蓋呂
公教初學以暢達
之辭可微又不可
微

誓母之辭未悔則必以為是既悔則必知其非知其非而憚改焉是猶未悔也是猶以為是也莊公苟聞此言則其私情邪念冰泮雪消而無復存者矣考叔乃曲為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陷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嘆哉不特蔽莊公之天理當考叔發闕地及泉之言考叔胃中之天理所存亦無幾矣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乘一念之悔廣其天理而大之六通四闢上不失為虞舜下不失為曾參豈止為鄭之莊公哉惜夫莊公之不遇孔孟而遇考叔也

左鄭武公莊公為

平王卿士王貳於
號鄭伯怨王王曰
無之故周鄭交質
王子狐為質于鄭
鄭公子忽為質于
周王崩周人將界
號公政鄭祭足帥
師取溫之麥又取
成周之禾周鄭交
惡
王守溪曰開口便
入骨三寸

周鄭交惡隱三年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之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之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氏雖強猶魯之季氏也陳氏雖強猶齊之陳氏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叙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為周鄭交質終以為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為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見賢則用之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

楊用脩曰進責平王識所重矣

名分二字赫赫如日月眼目正大責彼責此層々進擊豈有感於南宋而然歟

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巽懦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其勢均其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既交質之後周與鄭等諸侯耳然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相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吾天子之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鄭人之心以謂彼之子來質於我我之子往質於彼見其與吾同而不見其與吾異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為君哉一

筆勢飛動

斷案如山

鍾伯敬曰末一段有無限感慨

王鳳洲曰詞嚴義正左氏自應心服

且用兵而不息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必未敢伐之也周不自卑人必未敢卑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概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我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盜賊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

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宋穆公立殤公隱公三年

公羊傳宋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逐其二子馮與朝終致國乎與夷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案與夷即殤公左氏美此事而

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為怪地過中為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人之所謂奇即君子之所謂怪也衆人之所謂高即君子之所謂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益如此適百里之都而必行千里之路

公羊駁之博議取公羊以立論

全篇奇高與常中兩兩翻弄而以怪與偏反射之

上一段奔放入題

其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也君子所以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治民無可傳之政治兵無可喜之功者曷嘗厭奇而畏高哉奇若果奇則君子已先出於奇矣高若果高則君子已先出於高矣其遠巡退縮終莫肯就者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不愛高也不愛偏也苟惟不然則避赫赫之名受碌碌之毀果人情也哉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以為是未足以為奇必傳於弟以為奇焉是未足以為高必傳於弟以為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其說既無以加矣吾嘗

一點即復假題擴張前意

推宣公之意必以為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為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為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為奇以為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為常而他人以為勇游千仞之淵没人以為常而他人以為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没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左衛莊公娶于齊

衛州吁隱公三年

讀至此使人消好奇之心

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無子戴嬀生桓公以為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桓公立乃老四年春州吁弑桓公而立石碏謀殺州吁及其子厚

二九躍空而箇々與手親切所以裁判官為難

未見之情人所未知未動之情己所不知歷舉天下之事其迹可指者使人評之曰孰為善孰為惡孰為忠孰為邪孰為是孰為非孰為誠孰為偽猶參差而不得其情况於情之未見於外者乎此色厲內荏面剛心柔之徒所以每誤天下後世也情之未見者難知如此抑又有甚難知者焉博者必盜當博之初未有為盜之情也然財匱則必至於盜詈者必鬪當詈之初未有決鬪之情也然忿極則必至於鬪蓋博則有盜之理詈則有鬪之理其情未動其理已萌非獨人不能覺己亦不能自覺焉豈非天下之至難知者乎莊公之寵州吁不過溺於所愛而已初不知其基

小人窮濫之情狀如畫

責備之論而其實假以暢吾論然亦不免饒舌

篡弒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嘗有篡弒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桓公忌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篡國之利，誘其前有殺身之禍，迫其後而弒逆之謀成矣。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石碻之諫善矣，惜其進言之晚也。方碻之諫，州吁既有寵矣，既好兵而不禁矣，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忿乎？借使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况又不聽乎？碻苟能止於未崩，則桓公不至於弒，州吁不至於逆，國不至於危，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之忠凜然，與衛國相終始，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

見恐也字或不見愠之訛

此是慎獨之說，得痛快使人惕然

中人以下此處能

患於已形也。嗚呼，衛至褊也，州吁至微也，其篡爭猶蠻觸氏之戰，一切不足論也。吾獨因州吁之事，有所懼焉。殺人不忌者，世謂之暴，冒貨無極者，世謂之貪，沉湎昏縱者，世謂之荒，陰賊詭譎者，世謂之險。苟無故加人，以四者之謗，其不愠見者幾希，抑不知世之所共指者，特情之已發，事之已彰者，吾平居暇日，一偏於怒，則雖未嘗殺人，而一念之暴，已藏於胷中矣。一偏於愛，則雖未嘗冒貨，而一念之貪，已藏於胷中矣。未能寡慾，則雖無沉湎之過，而一念之荒，已藏於胷中矣。未能平心，則雖無陰賊之過，而一念之險，已藏於胷中矣。四者之根，藏於胷中，伏而未發，雖吾亦

制之者教法而中
人以此處能制
之者果何者
人所以能忍以萬
古人情唯如此

結一句忽入題不
失題而所以假題
之意自明
左公將如崇觀魚

不自知其惡也。是不猶州吁受寵之初。篡弒之惡已
藏於胷中。而不自知乎。迨夫一念之惡。藏於胷中者
既熟。遇事則見。遇物則動。外之惡習。召內之惡念。內
之惡念。應外之惡習。以惡合惡。若川之決。若火之燎。
有不能自制者。吁亦危矣。君子之治心。當明白四達。
俾秋毫之不正。無所容。而後可。苟容秋毫之不正焉。
猶播一粒之稊稗。雖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
以雨露。未有不芄然為多稼之賊者。蓋既有此根。必
有此苗。欲除稊稗之害。當除稊稗之種。可也。然則禁
過者。苟未知過之所由生。而何暇州吁之笑哉。

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五年

僖伯諫曰。君將納
民於軌物者也。不
軌不物。謂之亂政。
故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
講事。云々。公曰。吾
將畧地焉。遂往陳
魚而觀之。
唐敬宗欲幸驪山。
張權輿叩馬諫。敬
宗曰。我一往。驗之。
韓愈上佛骨表。陳
侯景幽梁武帝於
臺城之禍。
左傳。曹劌諫魯莊
公。論朝會之禮。

遊宴之逸。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
也。以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所以
每患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將奈何。曰。進諫之道。
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
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
人君之畏也。諭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
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
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
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論之耶。論朝會之
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
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論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蓋

同冷州鳩論律呂以諫周景王

禍固可使_レ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_レ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_レ人畏可使_レ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疎矣為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醉於面盎於背暢於四支則反視世之所共嗜若犬馬若聲色若珠玉若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鯤龍門之鯉鬣翻雲

孫月峰曰難行議

以心悟一句是主意蓋心悟則怡然自得上段所謂樂吾之言者且生鍾伯敬曰談何容易

論文章何嘗不工

疊為字乘勢結束此法古人常用而善用之則常新

此篇依鄭取燕并及左傳中詭計大要下面所列是也其文多可就傳而考

而鱗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况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遊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為而未知其不當為也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為而未知其不足為也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為知其不足為雖勸之為亦不為矣

鄭敗燕隱公五年 ○鄭敗北戎隱公九年 楚敗鄧桓公九年
 商密降秦僖公十五年 鄭敗宋成公六年 楚
 滅舒庸成公七年 楚敗吳滅舒鳩襄公十五年
 晉滅肥昭公十年 晉滅陸渾昭公十五年 吳敗
 楚取餘皇昭公十年 吳敗胡沈陳三國昭公二十年
 越敗吳於檇李定公四年 越敗吳於笠

蘇氏生於此世

卷一

奇想自天落

誠字大頭腦誠詐

兩夕對照猶日月
男女晝夜寒暑

小詐假誠不巧大
詐則大巧假愈巧
而誠之重愈見詐
者不假誠則不能

澤哀公十
七年

兵者君子之所長，小人之所短。此理之必然，而世未
有知其然者也。吾嘗以是理試語於衆矣。談兵之士
勃然而見難曰：君子何為而名君子，吾應之曰：誠而
已矣。小人何為而名小人，吾應之曰：詐而已矣。難者
曰：果如是，則兵者乃小人之所長，而君子之所短也。
萬物皆賤，詐惟兵獨貴。詐君臣相詐，則其國危；父子
相詐，則其家敗；兄弟相詐，則其親離；朋友相詐，則其
交踈；商賈相詐，則其業廢。至於用兵，小詐則小勝，大
詐則大勝。小人長於詐，故其用兵亦長；君子短於詐，
故其用兵亦短。自曼伯以降，制勝不同，同歸於詐。是

為一事也

大綱重提進一層
而衆目隨張

黃之宋曰：誠者融
才智機術而歸至
明者也，非愚頑懵

數子者，苟以君子長者之道處之，安能成其功乎？故
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君子，儒家之小
人也。彼區區忠信誠慤，何足稱於孫吳之門哉？吾應
之曰：吾姑言其理耳。今子舉前古之事以攻之，以子
之事證吾之理，益知兵非君子莫能用也。春秋諸子
所以能收一日之功，特以小人而遇小人耳。若君子
遇之，雖聚鄭楚秦晉十餘國之衆為一軍，合曼伯子
突十餘人之知為一將，吾知談笑麾之，綽綽乎有餘
裕矣。吾非為大言以誇衆也，亦理之必然者也。蓋君
子之於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
誘之，烏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

黃之宋曰：誠者融
才智機術而歸至
明者也，非愚頑懵

卷一

十二

情而假其名者也
案誠者實也虛者
偽也善讀孫子虛
實篇則善知中庸
知中庸則此篇不
費解而明

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
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非反間之所能惑也
用是誠以備禦則衆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
向之所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
其擾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誠既
立五患皆除兇無所投其角兵無所投其刃曼伯子
突之徒無所投其詐矣豈特曼伯子突之徒哉縱使
盡號召自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聚而謀之雖極其
詐計至於百君子待之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
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萬君子
待之亦一而已矣彼之詐至於萬而不足我之誠守

先為不可勝者一
也以待敵之可勝
者乘彼之不一也

帝籍周禮有功者
銘於王之太常
景鐘國語其勳銘
於景鐘景大也
遇虎狼而不設陷
阱則我虛而虎狼
實我必為虎狼所
乘宋襄陳餘之所
以為不誠也
學君子者可以深
省
此篇立意正大然

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佚彼常動而我常靜以
佚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則天下
之善用兵者不得不歸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無出
於君子矣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鐘者黥髡盜販相
望於史而宋襄陳餘之流每以仁義為天下笑抑又
何也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盡君子
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世之所謂小人已極其
術稱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謂君子未得其道託君
子之名者也以偽君子對真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
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舉斧以伐木苟不能仆
焉謂斧之鈍則可謂木勝斧則不可也酌水以沃火

道德智識之分未
明快讀者宜深致
思也

左考仲子之宮問
羽數於衆仲對曰
天子用八諸侯用
六大夫四士二夫
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
下公從之於是初
獻六羽始用六佾
也
綴兆表也表舞位
見禮記
孫月峰曰文章錯
落

苟不能息焉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
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五年

問之名何如哉問道者未達其道問禮者未習其禮
問塗者未識其塗問俗者未通其俗凡謂之問者非
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故晉人不問晉齊人不問
齊秦人不問秦楚人不問楚豈非心知之身安之無
所復待於問耶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
之舞樂用於禴祠烝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
兆不知其幾成也至於考仲子之宮始問羽數於衆
仲豈真有所不知耶是必其心有所大不安也自成

有疑焉故問之
所發即明之所生
也孟子所謂此心
足以王者呂公設
此對意亦如是已
天下此類比々可

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至於隱公蓋數百年矣以
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世莫知其
非也其後因而用之羣公之廟舉國亦莫知其非也
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其心蹙
然不安而發於問焉其天資亦高矣衆仲告之以先
王之正禮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不可謂無
補也然隱公之問豈止爲仲子一廟而已哉特因仲
子之廟而發耳爲衆仲者盍申告之曰周公制禮作
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作之
樂也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
也周公在諸侯之位而薦天子之樂豈非欲尊周公

深省

之身而廢周公之樂耶。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周公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違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君盍因是舉正禮樂之僭。復諸侯之舊。告於天子。告於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獨用六伯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苟衆仲能為此言。隱公能為此舉。則可以尊王室。可以服諸侯。可以塞亂臣賊子之原。五伯之首不在齊桓而在隱公矣。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魯之郊禘。

穆文熙曰。抑揚有法。

此一轉更不測。

臺字疊句。節奏繚如也。吾一句。忽顧題收結。是呂公熟用法。

左鄭人以王師會邾人伐宋。入其郭。宋人使來告命于隱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于使。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必入聖人之域。然後知聖人之心。降聖人一等。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况衆仲乎。惟衆仲一失其機。故僭悖之習。流及後世。甚至於季氏以陪臣之微。傲然舞八佾於庭。重形孔子之嘆焉。嗚呼。隱公之問。在於三家未興之前。孔子之歎。在於三家既盛之後。防於未興之前。衆人之所易禁。於既盛之後。聖人之所難。吾是以益為隱公惜也。

隱公辭宋使隱公五年

始吾讀戰國策。見儀秦鬻行之徒。駕其詭辯。玩時君於股掌之上。驟使之喜。驟使之怒。驟使之憂。驟使之樂。指川為陸。亦從而謂之陸。指虎為羊。亦從而謂之。

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欲抑而先揚然後揭主意結一段吾姑一句則結上起下全篇樞紐

一端

羊雖有耳目鼻口不得自用而聽辯士之所用抵掌扼腕俯弔仰賀反晦明於呼吸變寒暑於須臾其三寸之舌實百萬生靈之司命也及精思而博考之然後知詭辯初不足恃彼戰國策所載特幸而成功者耳吾姑以兩端明之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遣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說也世皆以為工也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於魯隱公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

一端

應前段結語
題外立說假題證明故以題為客說

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是說也世皆以為拙也吾以為陳筮之言未急宋使之言未及國其說初無異者陳筮幸而遇穰侯之聽故入以其說為工宋使不幸而遇隱公之怒故入以其說為拙陳筮得其時者非智也宋使失其時者非愚也使陳筮而遇隱公則為愚使宋使而遇穰侯則為智愚智初無定名工拙初無定論以是而推之凡戰國之策士所以能動時君之聽者皆出於幸而已豈區區之說真足恃哉杜預謂宋使忿隱公知而故問是大不然宋使以鄭師之伐

客則所以說主也

告急於魯魯隱公問鄭師之所及遠近此人情之常也雖聞其入郟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審則知而復問亦人情之常也况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隱公其可捨鄭師而問他事乎是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答也彼使者苟非狂惑喪心何自而起其忿乎其所以發未及國之言蓋亦如陳筮之謀欲以激魯侯之救耳不意逢隱公之暴怒不得嗣進其說遂至於辱命而歸是以知詭辯之果不足恃也自陳筮言之則回穰侯不救之心其說似有功自宋使之言之則沮隱公欲救之意其說深可罪利害禍福特繫乎所逢之時耳後世徒見戰

是以一句入主意便復主客双縮然後說明首段之意

書出乎君子之手者亦往往而然讀書不可無識也

此是讀書法

左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

國策所載百發百中遂以為正論不如詭辯君子不如策士殊不知戰國策之書策士之所作也書出於策士之手必不自揚策士之非其一時之謀議成者則載之敗者則刪之中者則載之失者則刪之如陳筮之徒幸而有功則大書特書以示後世如宋使之徒敗人之事不載於書亦不知其幾何矣惟合戰國策而觀之然後知策士之謀得不償失利不償害初不能使人之必聽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策士之戒

鄭伯侵陳大獲

隱公六年

盛怒不發於微罪峻責不加於小疵此人情之常也陳侯不許鄭伯之請成遂至於見伐其失講信修睦

東坡先生左傳義

之寶也君其許鄭
陳侯曰宋衛實難
鄭何能為

翻弄左氏以取重
於主意

唐荆川曰括盡一
篇大意

懼忽二字以擊何
能為三字千古
心龜鑑

之義固可責矣然春秋諸侯一戰一和一通一絕習
以為常如陳侯之罪晉楚齊秦以降莫不有之也左
氏乃深排而力詆之至以謂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
邇雖大無道之君責之不過如是其速於人情耶
以左氏之言較陳侯之過猶犯笞杖之罪而加斧鉞
之刑逋升斗之租而責倉廩之粟苟左氏愚人也則
可使左氏少知治體豈容若是之舛耶辭之嚴責之
峻是必有深意存於其間也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
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之門也陳侯以宋衛之
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為鄭何能為而不
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

翻爛熟典故而為
新奇引證

漢武帝用主父偃
之策削弱宗室政
移外戚王莽篡國
晉武帝時五胡雜
處江統作徙戎論
以警朝廷
隋煬帝時兵亂起
虞世基不以實聞
但云鼠竊狗盜行

忽之鄭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雖鄭師之所侵不過
毀廬舍毆老弱畧牛馬然推鄭何能為之一語實亡
國敗家之本殆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秦弱百
姓而備匈奴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為
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乃何能為之百姓也漢抑宗
室而任外戚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為
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乃何能為之外戚也晉武帝
以戎狄何能為而不戒故卒亡於戎狄隋煬帝以盜
賊何能為而不戒故卒亡於盜賊以至項羽之視高
帝王莽之視漢兵梁武之視侯景明皇之視祿山皆
始以為何能為而終至於敗亡也是則陳侯何能為

將殄盡帝以為然盜賊徧海內

更推其原曰怠

應首段末句

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左氏安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乎嗚呼君子之論常得其本衆人之論常得其末凡人臣之深戒人君者必曰暴虐也淫侈也拒諫也黷武也皆人君之大禁也至於論桀紂幽厲之惡亦必以前數者歸之殊不知是數者皆末也其本果安在哉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為故敢暴虐必謂財匱何能為故敢淫侈必謂爭臣何能為故敢拒諫必謂窮兵何能為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為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過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深

矣哉左氏之論也

鄭伯朝桓王隱公六年○鄭伯請釋大山之祀隱公八年

號公作卿士於周隱公八年鄭伯以齊人朝

王隱公八年鄭伯以王命討宋隱公九年羽父會

鄭伯伐宋隱公十年蔡人衛人邠人不會王命

隱公十年王與鄭人蘇忿生田隱公十一年鄭伯

以璧假許田桓公元年王伐鄭桓公五年

君子之論事必使事為吾用而不使吾為事所用古今之事所當論者不勝其多也苟見事之難者亦從而謂之難見事之易者亦從而謂之易甚者反遷就吾說以就其事豈非為事所用乎所貴乎立論者蓋

左傳所載事目如題下所列文長不舉以下如此者皆倣之孫子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者豈獨兵法而已哉

有身不可無已然而不光明正大之已則其害勝無已矣學所以貴窮理盡性試舉一句開中大段此文之咽喉必不可缺者

欲發未明之理非徒議已見之迹也若止論已見之迹是猶言火之熱言水之寒言鹽之鹹言梅之酸天下之人知之何假於吾說乎惟君子之立論信已而不信人信心而不信目故能用事而不用於事見在此之事則得在彼之理見在前之事則得在後之理眾人徒知是事而君子獨知事外之理焉試舉一二以明之春秋之初鄭之事周其叛服不一人之論者亦不一然皆隨事立論鮮有得事外之理者鄭伯朝周桓王不禮之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為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綱既墜傲固招禍卑亦納侮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

五此所已言五所未言如人身骨節此亦文必不可缺者而此篇易見初學宜注目

衰襄王從晉文之召禮雖卑而晉益僭是知桓王之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而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周鄭交惡衆人之說不過以界虢公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者之於諸侯有畏之之迹則驕無畏之之迹則服在平王世將用虢公而不敢用反與鄭交質鄭知周畏之故於將用虢公之初凌犯王室蹂踐麥禾畧無所憚在桓王世將用虢公而即用之未嘗猶豫鄭伯知周不畏之故於既用虢公之後奉承王命朝會征討初不敢違是知周鄭交惡不在於用虢公而在於畏鄭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桓王與鄭伯蘇

滔々一氣而頓折
嚴肅不跌一步故
愈出愈妙不覺其
長

忿生之田由是失鄭衆人之說不過謂有錫田之名
而無錫田之實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
爲蘇忿生既叛其田非周之所有與之以虛名固足
以起鄭之怨然蘇忿生者王室之卿士蘇忿生之田
王室之田叛臣盜據王之土地王不能自取反假他
人以取之安得不取輕於鄭乎是知鄭之叛周不專
在於怨周而在於輕周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
也桓王奪鄭伯政率諸侯伐鄭反爲所敗衆人之說
不過謂不當奪鄭伯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
論之則以爲鄭伯之政在所當奪特桓王不能正其
名耳當鄭伯擅釋泰山之祀之時以廢祀而討之其

鄭莊春秋起頭第
一雄傑畧似吾邦
武田機山可謂春
秋戰國詐力之唱
首也

名豈不正乎當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時以專地而討
之其名豈不正乎使於是時討之其名正其義順鄭
將覆亡之不暇矣桓王當其時而不能討遷延數年
乃無故而奪其政伐其國宜鄭之不服也是知桓王
之致敗不在於奪鄭伯政而在於奪之非其時此事
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鄭既敗王師乃斂兵而止
衆人之說不過謂鄭伯苟欲自救此左氏之所已言
也君子論之則以爲鄭伯未勝則使祝聃射王其事
甚悖既勝則使祭足勞王其辭甚恭其前之悖蓋出
於真情欲以取一時之勝其後之恭蓋出於矯情欲
以避天下之責雖杜預亦信以爲志在苟免而不悟

此篇論讀史立言之要確乎為千古之卓見抑立國而取各國之長者宜最致思焉也

是鄭伯不惟能欺當時其遺姦餘詐猶能欺千餘年之杜預可謂險矣盜賊以盜賊自處其情猶可怒盜賊以君子自處其情尤可誅是知論鄭伯者不當信其苟免之言而當疾其詐為苟免之言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大抵論事之體與叙事之體不同叙事者載其實論事者推其理彼方冊之所載既序其事之實矣論者又從而述其事曾不能推事外之理是與序事者無以異也非所謂論事也况方冊既已序之何待吾復為贅辭以序之雖削吾之論於彼之事豈能有所損益乎是吾之論反待彼之事而立而彼之事不待吾之論而明也故善論者事隨於論

臨終急管留餘音則其慣用法而於此篇中間板重尤為得宜

不善論者論隨於事善論者事資於論不善論者論資於事苟論資於事是論反為事之累也尚何以操筆為哉

陳五父如鄭涖盟敵如忘隱公七年○曹太子朝魯樂奏而歎桓公九年晉侯受玉惰僖公十一年齊君語偷文公十年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公十四年趙同不敬宣公十年晉侯見魯侯不敬成公四年鄭伯授玉視流而行速成公六年郤錡將事不敬成公十年成子受脤不敬成公十年苦成叔傲成公十年衛孫文子聘魯無悛容襄公七年齊高厚相太子會諸侯皆不敬襄公十年

孔子視觀察之用
說得分明以發後
段中庸說之端

齊侯衛侯不敬襄公二年 蔡侯享於鄭不
敬襄公八年 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偷襄公
三年 趙孟對劉定公以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昭公五年 單子視下言徐昭公十年 宋公與
叔孫昭子語相泣昭公十五年 魏獻子南面昭公
三年 邾子執玉高魯受玉卑定公十年
春秋之際盟會聘享人皆視升降語默之節為吉凶
禍福之占其矯誕不經世所共知也吾猶有所疑焉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
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
節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蓋畏則加意而忽則

論語集注令善也
足過也

多不加意耳苟不能乘其不意而徒觀其加意之時
則令色足恭矯偽蠱起其本質真態亦何自而見哉
泣衆之容必肅於燕閒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
之時又况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籩豆在席擯相
在前三揖在下且失色於堂暮傳笑於國片言之誤
可以起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於
須臾耶今考左氏之所載其周旋揖遜辭氣容貌可
嗤可指者相望於冊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
之矣凡人之情為惡於人之所不見為善於人之所
見欲以欺世而售其姦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
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

自人情推而詰問
出其源是此篇着
眼處
孫月峰曰一句轉
鐘伯敬曰妙喻

東萊先生左氏傳義

卷三

廿三

太極生兩儀陰陽
亦一理分拆宜精
而又可知一致合
用之妙

化腐作新在發明
與辭彩

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肝也腎也脾也心也
在內而人所不見者也目也耳也口也舌也在外而
人所見者也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
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
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
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
強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揜敵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
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
其歎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佩儼
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居暇日
暗室屋漏之所為至於此時如遇明鏡無不發見吾

反覆推文勢雖然
二字恐屬衍文作
夫一字更似可

左無駭卒羽父請
謚與族公問族于
來仲々對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
姓胙之土而命之
氏諸侯以字為氏
以謚為族官有世

是以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
於眾必先無得罪於獨欲無得罪於朝必先無得罪
於家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濁其源而
揚其流芥其根而漑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
議者特為瞽史之學者耳而愆失繆戾已不能逃其
目使有知道者立於其側又將若之何

隱公問族於來仲八年

天下之事簡則易知繁則難知此理之常也至於氏
族之說則反是焉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
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
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

東萊先生左氏傳議

卷一

廿四

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案現行左傳有誤脫今據唐書儒學傳柳芳所引改正以舉之

以上說古繁而易

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為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為氏者矣有以先世之諡為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為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為氏者矣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游國豐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

以上說今簡而難首揭古今難易字承之分說而合糾結束入主意是文字定法

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別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邛成之王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耶奉春之劉耶元海之劉耶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為馬服之馬及馬矢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為周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在古則宜難而反易在今則宜易而反難其說果安在耶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譜牒明則雖難者猶且知之况其易者乎譜牒廢則雖易者猶不

東萊先生左氏傳議

一句表明主意

知之、况其難者乎、吾以是知譜牒之學不可不講也、世之學者、仰則欲知天文、俯則欲知地理、大則欲知治亂興衰之迹、小則欲知草木蟲魚之名、至於己之氏族、吾祖考之所自出、則茫然不知、豈不可耻乎、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是固可耻也、乃若吾一身之間、視而不知、視之所自、聽而不知、聽之所自、言而不知、言之所自、動而不知、動之所自、以至喜怒哀樂、皆不知其所自、是又大可耻也、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問諸明譜學者、足矣、不知吾一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所自、將問諸何人乎、噫、

滕薛爭長 隱公十一年

大儒之言、不苟發

人或曰、腐素曰、吁、

其事其辭、文中明舉、故不別也、

以辭服人、主於直、世之通論也、吾以謂辭之直、固可使人之服、然亦可以起人之爭、天下之理、至於直而止、今反曰、起人之爭、何耶、蓋聞過而喜者、君子也、聞過而怒者、衆人也、君子心口為一、故其與人辨、心既屈、則口亦屈、衆人心口為二、故其與人辨、心雖屈、而口不屈、辭之直者、固可以服君子矣、苟與衆人辨、則在我雖直、在彼雖曲、苟恃吾之直、而與之較、曲直彼安肯內訟其曲、而甘處於不勝之地乎、其勢必與吾辨、辨而不勝、必爭、爭而不勝、必忿、忿心一生、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君子常少、衆人常多、則辭之直者、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信如是、則辭不可以直乎、曰、非

對論情態如畫

自激則激人、激與激聞、如兩石觸生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卷之六

有其直三字一篇
眼目又人生念爭
根柢

直之罪也。有其直之罪也。使吾不有其直，亦何自而起人之爭哉？昔滕侯薛侯朝于魯，滕同姓也，所當先也。薛異姓也，所當後也。方其爭長，舉魯國之人，孰不知滕之直而薛之曲乎？為隱公者，若主滕之直，責薛之曲，則滕將自矜其直而益驕，薛將自耻其曲而益忿。使隱公之辭果出於此，非徒不能解二國之鬪，乃合二國之鬪也。惟隱公不有其直而婉其辭，未嘗明言薛侯之曲，乃退託於卑下寡弱之域，以己而喻人。其辭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其言異順和易，紆餘閒暇，不躁不迫，不矜不揚，想薛侯聞之，必自思曰：為主者謙抑

起好起我唯此口
故君子慎其言
文其言
女子能制醉客亦
柔勝剛耳

老子曰：知其雄守
其雌，為天下谿。

如此為賓者當如何耶？為大國者謙抑如此，為小國者當如何耶？雖有忿戾之心，游泳此言，如隨春風，如醉醇醪，見魯之恭而不見滕之傲也。見魯之遜而不見滕之爭也。向之虐氣驕色，固已雲散霧除而無復存矣。吾以是知魯之善為辭令也。嗚呼！屈已服人，近於弱，屈人服己，近於強。凡人之情，未有不耻弱而喜強者。然我欲服人，人亦欲服我，兩強不相下，其爭何時而已乎？隱公降大國之尊而屈於小國之卑，其始雖若弱，然以片言而平二國之爭，強孰大焉？故致強之道始於弱，致弱之道始於強，非忘強弱者孰能真知強弱之辨哉？

穎考叔爭車隱公十年

左鄭伯將伐許治兵於大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達帝及子都怒庚辰傳于許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子都射之顛子都即公孫閱起首正大方是大儒氣象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其根其莖其枝其葉其華其色其芬其臭，雖有萬而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天下，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兄弟則為友，遇朋友則為義，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則為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至於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惟物得其偏，故籊之不能為薰，茶之不能為薺，松之不能為柏，李之不能為桃，各守其一而不能相通者，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

揚用修曰：以不能推作云

王元美曰：明盡

比較辯詰，且揚且責，誰不首伏

地之理，今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豈非人之罪哉？穎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其孝固可嘉矣。使考叔能推是孝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於孝之外也。奈何考叔有是孝而不能推之，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可勝惜哉！其與莊公問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鬪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相反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授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當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輈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于羹而不見親于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為宗廟之敬，必不

薛方山曰：褒貶揚抑，大有操縱。

精到不漏一絲，前段不能相推句，可勝惜哉。句至此一句絕矣。

敢爭車於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為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輶於大遠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終不免犯鬪狼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吾應之曰：爭車者，私也，所以為不孝也。先登者，公也，所以為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所謂孝也。然考叔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君子安得不責之乎？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時而

全篇責備而不露責字，翻左氏始出之，所謂畫龍點睛者。

左公會齊侯鄭伯伐許，穎考叔先登，顛暇叔盈又以登，弘登鄭師畢登，遂入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不受，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處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

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左氏以此詩而美考叔之孝，吾請移此詩以責考叔之非。

齊魯鄭入許隱公十年

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為疎，變恩為怨，變黨為讐，鮮不以共利者。吁，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於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以許歸鄭，固其所也。然常人之情，戰

西偏
汪伯玉曰不磨之
論

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慙己之無功反
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將兵而伐蜀矣人皆
知平蜀者鄧艾之功也而鍾會反攘其功而殺之王
渾王濬同將兵而伐吳矣人皆知平吳者王濬之功
也而王渾反攘其功而劾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
王渾之用心則三國之禍吾知其始於克許之日矣
許地雖福然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
金在地百人競之况一國之利乎今舉以與齊齊不
敢受舉以與魯魯不敢受計其義推其功而卒歸之
於鄭焉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
之風乎許國之破鄭師克之齊魯推之為鄭伯者固

忙中取喻妙在簡

嗚呼一句如孤峯
聳雲間

鍾伯敬曰縣許字
法妙

號旗一動諸軍皆
會於旗鼓下

老子曰知與之為

可安受而無愧也且不絕許之祀不縣許之疆將何
所待耶鄭伯之意豈不曰克許者雖我師之功然齊
魯之師亦與有暴露之勞也三國同其勞一國專其
利彼雖不校吾獨不愧于心乎此所以啓許叔之封
也齊魯無功而不敢奪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
己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
鄭也是心也豈特可用之戰陣之間哉凡與人共利
者大而共政小而共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入而不
自得矣雖然伐許之役所以全其美者由彼此之善
處也苟與人共利我雖推之彼益競之則將奈何吾
以謂使齊魯推其功而鄭專其功在齊魯者不害其

取蓋非知真利者，豈知利之虛實果存乎何處。

為美使我推其利而人專其利在我者不害其為廉，盡其在我聽其在人可也。吾又發之以告與人共利者。

息侯伐鄭隱公十一年

左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久不微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避而以伐入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禍患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是猶形影之相隨聲響之相應也。豈有形能離影聲能離響者乎。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所以連臂而自投於禍患之網也。君子以謂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冒於禍患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於勞則在

孫月峰曰一句轉入

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處小國者當卑當遜當忍。耻當屈身豈不以弱者小國之常耶。息之為息在春秋之時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雖祇慄危懼猶恐不能自保况敢與人爭乎。當其與鄭違言之際息侯盍自咎曰小大之敵天也。小國之見陵於大國亦天也。天實為之吾其敢逆天乎。今乃不勝一朝之忿忘其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皆萃其身也。然鄭息俱有違言鄭之大不先加兵於息息之小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蓋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是心也非

入題出題如轉丸然一字有萬鈞之力

人情徹底而此情
生於好名譽々々
之重乎人可知也
李本寧曰立論感
慨大儒絕妙文字
議論精深々入骨
一死一生乃見交
情一貴一賤交情
乃見淺矣哉唯知
答人而已

轉々終歸於其心
使人爽然自失

特息侯為然凡人之處於困阨窮弱之地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我之為我亦自若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者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者耳我何為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羽父弒隱公
隱公十年

左羽父請殺桓公
將以求太宰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
授之矣使營菟裘
吾將老矣羽父懼
反譖公於桓公而
請弒之遂弒隱公
而立桓公

凌季默曰東萊文
字每以反振得契

嗚呼敗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利者人之所趨義者人之所憚使為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為况重之以禍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桓公桓公反不亮其心而弒之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世將指隱公為戒而諱言義矣是隱公之弒非隱公之不幸乃道義之不幸也君子所恃以勝小人者惟有福善禍淫之戒僅可以動愚俗既有隱公之變則平日所恃以勝小人之具索然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憤天道之無知撫遺編而浩歎也吾之所聞則異於是焉人皆以為隱公之弒敗天下為義之心吾獨以為隱公之弒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是何耶隱公之禍非

排雲霧揭主與此

法自老泉來但勁
拔未及耳

欲討其病源先責
其外症

坐為義也乃坐為義不盡耳隱公遜國之節心甚明
迹甚顯當桓公幼弱之時隱公苟有他志微見風采
立可齋粉桓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年不惟無纖
芥之隙又且長育而輔翼之上有天有地其心迹
不可誣也所可恨者特為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去
位不亟耳惟其去位不亟故貪慕顧惜之形見於外
羽父因得入殺桓公之謀焉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
凜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墻不義者不敢至其
廬况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行浼我乎今羽父敢對
隱公明發戕殺之言而不忌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形
有以召之也隱公尚不自警方且告羽父曰為其少

將一字是全篇着
眼處所謂坐為義
不盡者病根自此
生古人云可一字
誤兵機况將乎

以下更推將字病
因

此一節說病因在

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將之一字是
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即授何謂將
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
所謂將者耶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桓公之疑而迄
至於殺其身也噫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
此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大禍况心迹未如隱公之所
見者其敢不自勉乎以是知大恩與大怨為鄰大名
與大辱為朋隱公之於桓公恩可謂大矣少有不盡
遂變而為大怨隱公之遜魯國名可謂大矣少有不
盡遂變而為大辱然則君子之為義夜以繼日不敢
不用其極者非特就義亦所以避禍也向無隱公之

歸錄統注在紙轉錄

卷二

三十三

自怠

禍迫之則為義者立一善修一行沾沾自足怠而不復前矣抑又嘗反覆觀之隱公之禍實生於自怠焉隱公之心以謂吾遜國之志左右知之卿士亦知之國人知之諸侯亦知之吾終不有魯國決矣幸桓公之少尚可偷安居位少假歲月然後脫屣而去之人未必見責也彼桓公無故而得一國寧不能忍歲月之淹乎然隱公雖自恕而不知桓公之不我恕也人之欲自恕者其可不鑒隱公之覆轍乎隱公之禍既可以激自怠之志又可以破自恕之私凡人之所以不能為義者自怠耳自恕耳一經此變二病俱瘳蕩蕩平平之義路可以長驅而橫騫矣故曰勉天下為

此一節說病因在自恕

兩節縮合乘勢復首段一語結之

汪伯玉曰殺身成仁義何嘗不禍哉然責備隱公也議

論殊快人意

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

臧哀伯諫納郟鼎桓公二年

左宋督弒瑒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郟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不聽

鄰國之賢敵國之讐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為忠項羽視之則為賊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為忠漢室視之則為賊然則篡君之忠臣庸非治世之賊臣耶臧哀伯之諫郟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者則非也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桓公以弟弒兄以臣弒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廝養之賤皆可剗刃以戮之况哀伯魯之世卿有祿于國有賦于軍有職于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

唐荆川曰引喻甚確

斷案入骨

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于朝，又發忠言，以裨其闕。其於桓公信無負矣。獨不負於隱公耶？斬關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鬪毆，以斬關而概穿窬餘事也。以殺人而概鬪毆微罪也。彼桓公親為篡逆，而不忘，况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一進說而二失具焉。人謂哀伯為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匈奴之策，竒策也。然君子不謂之竒，以其所告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郤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桓公耳。觀人之言，當先

丘瓊山曰：數語大義凜然，哀伯實無辭以對。

文鋒銳利，不可不如此，抑論則頗近酷。

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於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為助亂也。以亂助亂，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濟之以淫侈，佐之以暴虐，凶德參會，神怒人怨，適所以趣其誅而速其死。此以亂助亂之罪，小也。導之以典刑，規之以箴諫，使亂人之身安固而不可拔，忠臣孝子之憤亦無自而雪。此以治助亂之罪，大也。向若桓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義，自附於逆，取順守之說，則終無彭生之禍，而隱公之目，永不瞑於地下矣。哀伯之罪，顧不大耶？吾嘗謂羽父之請為桓公畫篡國之謀，哀伯之諫為桓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

東坡先生正統傳義

置哀伯于羽父之下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桓公二年○曲沃莊

伯伐翼隱公五年王伐曲沃隱公五年曲沃武公

伐翼桓公三年曲沃伯殺小子侯桓公七年王命

曲沃伯為晉侯莊公十年

左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云々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晉封桓叔於曲沃云々國者其大爭云々之一句青天霹靂而為千古之確言

千萬世之爭端非人力之所能塞也凡有血氣之屬利小則爭亦小利大則爭亦大國者其千萬世之大爭端乎集人之所同欲聽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耳集人之所同欲視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目集人之所同欲嗜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口集人之所同欲享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身聚天下之大利而萃之

老泉秘訣之口吻

此篇以老蘇詩禮論等文發周程之理呂公亦狡獪然而其思注以獲

於此有國者雖欲絕爭奪之禍而傳諸後世其子孫以謂均襲先君之業均出先君之胄年相若也貌相若也材氣相若也智力相若也彼何為而獨尊我何為而獨卑彼何為而獨強我何為而獨弱爭心一起是豈人力之所能禦乎昔之聖人知人力之不能禦也於是反求諸天而得塞之之術曰嫡庶長幼之分是分既立而爭奪之門始閉矣嫡與長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以能為嫡為長也庶與幼亦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以能為庶為幼也嫡者天實嫡之庶者天實庶之長者天實長之幼者天實幼之今聖人制為定分傳於長嫡為支子者咸知其出於天而不出於

其生於此者
比々矣近日公論
歸君民同權宜致
思也

王聖俞曰引証確
當
長句關結見筆力

人。命。當。為。庶。初。非。人。之。賤。我。也。命。當。為。幼。初。非。人。之。
後。我。也。仰。視。嫡。長。之。貴。如。堙。之。於。嶽。如。瀆。之。于。海。如。
石。之。於。玉。如。魚。之。於。龍。如。鳥。之。于。鳳。如。獸。之。于。麟。邈。
然。超。軼。非。吾。流。輩。其。自。然。之。尊。蓋。判。于。有。生。之。初。天。
既。命。之。豈。人。之。所。敢。干。哉。由。開。闢。以。來。所。以。共。守。是。
分。而。不。敢。變。者。非。專。畏。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
敢。代。紂。目。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
敢。代。諸。樊。以。數。子。之。賢。苟。承。祀。繼。統。可。以。大。前。人。之。
業。可。以。啓。無。窮。之。基。然。終。遠。巡。欲。避。者。豈。非。不。忍。以。
一。國。之。私。欲。利。害。而。啟。千。萬。世。爭。奪。之。禍。乎。嫡。庶。長。
幼。之。定。分。歷。聖。歷。賢。歷。古。歷。今。不。敢。輕。變。晉。穆。侯。何。

是亦假題示教者

更開一境登巒層
峰遠勢無極
王元美曰嫡庶長
幼歸之于天令人
恨不得急不得爭
不得自是文章得
大主腦處末一段
精采陸離更見

人。也。乃。敢。首。亂。之。溺。于。私。愛。命。名。之。際。妄。有。輕。重。馴。
致。曲。沃。之。禍。卒。覆。宗。國。為。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自。
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至。是。皆。壞。世。始。
知。人。可。勝。天。庶。可。奪。嫡。幼。可。凌。長。篡。奪。之。禍。史。冊。相。
望。納。中。國。于。戎。狄。夷。貊。之。域。者。未。必。非。晉。與。周。啟。之。
也。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衆。也。
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遇。
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時。而。渝。守。以。法。
度。則。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守。以。甲。兵。則。
有。時。而。衄。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則。嫡。
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乃。有。國。者。之。所。恃。也。民。恃。吏。

更特國國特天為國而無故亂天之定分是自伐其特也嗚呼殆哉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一終

